

書



和靖尹先生文集卷之六

師說上

中庸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時敏他日問進德之序先生曰進德須忠信忠不欺信不詐不詐不欺故可入德昔夫子蓋嘗以主忠信告子張矣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先生每與時敏講書必具衣冠或深衣講畢則曰盡誠及物者我也誠之者其在子乎或引呂與叔中庸後曰諸君有意今日之講猶有望焉無意則不肖自為誆誆無益不幾於侮聖言者



乎

先生曰學者切不可富貴為大事富貴倘來之物纔役心於此則不可為學矣

先生曰學者須是誠須是敬敬則誠矣故易曰君子敬以直內若色厲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類也歟

先生曰君子之為學問欲切思欲近若泛問而遠思豈有所得哉雖子夏之言實有可取

先生曰學者不可無師友師道嚴須是友觀易兌卦全說朋友公且看樊遲問仁孔子告以愛

人問知告以知人孔子竭始終言之當時樊遲無所進故又告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遲復無所進及退而見子夏子夏且以舜湯之事言之然後釋然不復問朋友之得可謂多矣因言某昔從伊川問不切只是不答若要切切惺惺是朋友

先生曰孔孟之門所以有大過人者只是盡誠公且看孔子閒居閔子侍側問問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所樂者蓋樂四子畧無偽飾至子路終不得其死則見於行



行其有偽乎

先生曰孔子孟門第更無隱情有疑便問且如短喪學稼樊遲宰我豈不知是小人不仁之事蓋心有疑不得不問若不問則終於自信矣又如公孫丑問孟子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乃所願則學孔子丑豈不知亦見管晏之功大故舉而比之得孟子一言之後方知孟子之志在於道而不在於功後之人有所進益亦公孫丑之力也

先生曰某在經筵進論語解

別無可取只一篇

序却是某意曰學貴力行不貴空言若欲意義新奇文辭華贍則非臣所知此是某意時敏欲學讀孟子問曰孟子不知誰解得好先生曰無出趙氏公且看趙氏注因曰某被旨解孟子孟子逐段自說分明今更不復解但與逐段作一說提其要而已

先生曰孟子稱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惟知者為能以小事大兩句若不相干數日後復申前說時敏曰莫是仁智自此可見以吾之大事彼之小非仁者不能蓋勢雖可為而不忍為此所



謂樂天以小事大但勢不敵勉事之而已所謂知者知之也故曰畏天先生曰是也王伯之分於此可見

先生曰孟子之書讀來讀去不覺快活時敏問如何先生曰公且看關一也古為關以禦暴今為關以為暴為暴大段不干事

先生曰明道說萬取千千取百最好齊語謂某處取某處遠近

先生曰孟子浩然之氣若非公孫丑之問終不發出來丑可謂有功矣

時敏問周公須得兼三王如何先生曰此聖人之公也

呂紫微書問配義與道道義如何分先生曰道是總名義則見於事

時敏問許大伊尹孟子只看一箇任字與之恐不足以盡伊尹先生曰不然孟子說話字字要秤停賢者他在畎畝時只知以堯舜之道自任及幡然而起則以天下自任故曰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若已推而納之溝中非任而何



先生曰孟子說話字字秤停不肯妄與如曰子  
路人告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  
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喜與拜固自不同况能  
舍己從人其氣象又大矣非孟子誰識之

先生曰孟子大段好文字時敏請益先生曰孟  
子只要說箇為政不因先生之道可謂智乎直  
自離婁之明說來三代以後那有這文字

時敏問責難如何是恭陳善閉邪如何是敬先  
生曰敬主內言陳不陳在我恭主外言聽不聽  
在君在我者不可不敬在君則當致恭而已故

孔子言九思事思敬貌思恭孟子亦曰我非堯  
舜之道不陳莫如我敬王也

先生曰讀書要識賢者氣象樂正子便自與孟  
子不同魯平公將見孟子嬖人臧倉沮之樂正  
子未免言焉孟子便別曰吾之不遇天也臧氏  
之子焉能使予不遇正與公伯寮愬子路意同  
時敏問養生何故不足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  
大事先生曰父母之生好惡取捨猶有言焉孝  
子則順其志而已可也故未足以當大事及其  
亡也子無所請親無所言好惡取捨子之心親



之心始足盡其事而已故曰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時敏問告子生之謂性如何先生曰生之謂性說得自是白玉白羽白雲其白一也只是被孟子以牛之性人之性為問便錯了倒了只是內不明

時敏問易傳解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引始終條理其義何如先生曰此一段孟子別解得分明曰始條理者知之事也故譬則巧今人運用智巧以求合乎事意者皆是矣至於終條理者須

是聖人之事也故譬則力智巧不侔焉易曰可與幾者便是智之事也可與存義者便是聖之事也孟子尚慮人未曉直以射譬之曰其至者雖爾力量之所及其中則非力也用巧而已三子自巧至聖皆得一偏若孔子則集大成矣故集大成孟子指為孔子而言所謂集者非取諸三子也

先生曰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此孟子說盡井卦孰謂孟子尤長於詩書要著易先讀孟子一遍



先生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孟子說心非說性也

先生曰德壽問某紂亦是君子孟子何故謂之一夫某曰此非孟子之言上曰誰言曰此武王誓師之辭也獨夫紂洪惟作威上又曰君視臣如土芥則臣亦便可視君如寇仇某曰此亦非孟子之言上曰誰言曰此三代之民言也撫我則后虐我則讐上大喜他日謂趙丞相曰朕嘗以此問張九成九成曰才不為君便是獨夫若尹某可謂明矣若九成殊不曉他意

先生謂時敏曰齊宣王問湯武之事有諸孟子對以一夫蓋以警當時時君若土芥一段孟子告齊宣之語此告字當如書入告爾后之告同言君臣義合報施之道必爾亦所以深曉時君也

時敏因侍坐語及孟子先生曰近來看得如何對曰數日看得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先生大聲曰如斯而已矣既而曰盡得此便是聖人

時敏請論語先生曰須莊敬見得如弟子之問



孔子之答又見得弟子之言與孔子之言亦自有輕重因曰某昔在伊川席下一日問某曰賢者論語如何某曰看論語句句是實伊川曰善自涵養

先生曰某一日侍坐於伊川請曰某看曾子三省誠而已伊川曰不意賢者看到此緊要處

紫微呂公領子文同問學於先生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呂即令文起拜而書之紳

時敏侍坐有蚶蛟出於籬下先生指之曰天地

之間無物不養此雖細微在所不棄因曰某往年伊川席下張思叔亦在某問先生人不可以無一箇量先生曰賢要量如何大某曰須是如江河大先生曰聖人之量有甚窮盡某曰先生何以見其無窮盡先生曰於孔子見之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若他人須着一箇小人字賢且看聖人之量如何大

時敏問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如其道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先生曰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三年則天時一變先王



制禮設為中制使知者不敢過不肖者不敢不及三年無改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曰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則改之何速也先生久之曰賢讀書不子細鯀九載績用不成堯誅之堯崩三年喪畢舜始命禹以平水土何止三年時敏歸以語呂文呂曰子細二字極好故呂教人必以子細先生教人全在涵養

時敏問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一段望先生垂教先生曰賢且讀教句法分明曰禮之用是一句以和為貴故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言

君子小人皆得行此以和為重也却有所不行者知和矣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者要以禮為重也大抵讀書須是句法分明下一字重

時敏問有子曰其為人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此好字欲如仁者能好人之好同如何先生曰不須如此說只是孝弟順德也順德自無犯上况作亂乎省試出克己復禮為仁論參詳朱希直來問一日克己復禮如何天下歸仁先生曰天下那有兩箇道理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



樂莫大焉到那誠處天下自然歸仁朱退時敏問如何誠處便天下歸仁先生曰孔子只說仁不說誠子思孟子說出誠來故曰誠者天之道也又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到那誠處便是仁天下安能外此哉故曰歸仁

先生曰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矣此一段極好玩味且周自稷封邠至大王自邠遷岐其時已自為西伯文王受命之祖三分天下有二非取諸殷也非取諸殷而以三分有二之天下不失臣節此所以

為至德也歟又如舜白手將一箇天下與禹兩聖人氣象如何地大故曰舜文若合符節

時敏問子在川上一段先儒有以死生為言者其說如何先生曰不如此某嘗以此問伊川伊川曰此蓋形容道之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可窺而易見者莫如川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某亦引解在第九篇

先生謂時敏曰賢在此飲食恐糜糲時敏起謝曰時敏田家子本無食祿分今來分先生祿食



大段僭越豈問麤糲先生笑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今士大夫好事治飲食所謂養其小體為小人因目其左右云先生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惟其喻之是以好之

時敏問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且夫子之文章未嘗言子貢則曰可得而聞性與天道夫子既言之則曰不可得而聞也且性與天道如何分先生曰如何分得子思曰天命之謂性則合天

人而言耳蓋子貢於此始有所得既曰文章可得而易言矣故曰聞也性天道非如文章可得而易言所謂言者如曰言夫子之於性與天道云耳故曰不可得而聞也

時敏問子見南子子路何故不悅先生曰昔在洛沈元用亦以此問某曰聖人所為賢人自不識子路在當時已疑况公生千載之後自是疑也沈曰使先生見南子否曰某不敢見沈曰何故曰待其磨不磷涅不緇雖佛肝召亦往况南子乎沈曰某七年之疑今日頓釋某曰未也離



此去却又疑因謂時敏曰南子非正而靈公以爲夫人使見夫子夫子雖不欲見安能拒之子路以夫子爲彼強也故不悅夫子爲陳不得已之故若道之否塞蓋天厭之易曰見惡人無咎象曰見惡人以避咎也

時敏問葉公問孔子於子路何故不對莫是子路謂葉公有許大夫子而不知故不對歟曰非也亦夫子難於形容賢且看夫子自道不過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而已發憤忘食知之事也樂以忘憂仁之事也仁且智夫子聖矣乎若常

人不過誇大而已

有新第人來見先生追先生爲時敏講論語第七篇呂憲又送改官文字邢州端舉家甚喜先生曰人心固不足秀才望得解得解望及第綠衫望緋衫望紫衫何時是已此所謂小長戚戚因曰前輩各別歐陽公及第後棄其所業與伯祖師魯習古文近來如謝顯道楊中立皆因及第後來隨伊川時敏歸語呂文曰先生長者說話有益某祖父侍講在家亦有新第人來見是親戚不欲言其名又之曰某待將三



經新義編成門類以便學者侍講曰公更待應  
舉耶其人大慙

和靖尹先生文集卷之六

和靖尹先生文集卷之

師說中

先生既進語解一日德壽忽謂趙丞相曰朕看  
尹某日間所行全是一部論語趙曰陛下可謂  
知人矣德壽問先生卿如何養得如此粹厚先  
生曰臣但一生不敢作過上笑之汪聖錫亦嘗  
舉此

先生為時敏說中庸至居下位不悅於上民不  
可得而治也至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拱手曰孟  
子所得於曾子者一言以蔽之曰誠而已今孟



子全取此一段載於其書但改誠之者一字為  
思誠而已其本在於曾子之三省與夫一唯而  
已可謂學問源流遠有端緒不失其正也如此  
先生嘗寫橫渠數語於壁曰益物必誠如天之  
生物日進日息自益必誠如川之方至日增日  
得施之妄學之不勤欲自益且益人難矣哉易  
益長裕而不設設謂信夫銘諸牖以自訟年月  
日某謹書顧時敏曰橫渠之學可謂勤矣其心  
不閑

先生嘗寫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

兩句帖之坐隅顧謂時敏曰某寫此兩句也有  
來道好者也有愛其字而乞去者不知知某意  
否時敏問先生之意如何先生曰某意在此兩  
句未能得到賢且看從不敢上做來做去  
做到無擇地位自然滿天下而無過時敏再請  
益曰前有非先王之法服至說言行則不言服  
及終則又曰三者備矣豈言行無盡服則不可  
加益歟曰不然天子以德言諸侯以位言卿大  
夫以服言士以行言庶人則以利言此其大畧  
服至於卿大夫則有降而無益益則是王故只



說言行他日又再書其後曰言行君子之樞機可不慎乎戒之慎之日慎一日造次顛沛常在於斯月日某謹書

先生曰某舊在洛赴試試官出中於事君論某謂朋舊若出一箇終於立身最難做時敏問如何先生曰孔子却不說終於事君而曰終於立身蓋立身最難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故曰終於立身

時敏問事父母孝如何便能事天明事地察明察如何先生曰天地一也尊卑之辯不得不爾天地萬物之父母也父母人子之天地也那有兩箇道理故事父母孝則自然明察乎事天地之理察審而已舜明庶物察人倫是也賢於此上更宜涵養教分明

時敏問身體髮膚孝之始也立身行道孝之終也孝道終始於此盡矣又曰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前二而後三且立身行道非中於事君之謂耶先生曰前二者言孝道之終始不



出乎行此三者言行孝之道不免有始中終之序墨子二本所以顛倒

呂紫微書問釋氏生死輪迴之說先生謂時敏曰居仁泥於生死輪迴某已作書喻之引潮以喻輪迴賢他日見渠作某拜意問渠今世既做了中書舍人後世更要做宰相輪迴之說佛家之愛便宜也未幾呂再書至云既無輪迴人何苦為善而不為惡先生笑曰只這裏便是私心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生天地中其本甚善幾曾教你為惡作淺他來得之太虛還之太虛

我在何處

先生有書答呂文問胡春秋與他祖父所問不同辭云某再拜屢承下問所以未能一一拜答者以居仁聰明加之力學何待老拙豈非欲發其狂言乎見詢春秋改用夏時未嘗有此說以傳為案經為斷尤背於理往年侍坐有一說諸經是律春秋是斷未嘗以傳為案也昔夏君廷列見訪某嘗書數字與之曰若不得某心只是記他意此先生語若非居仁疑何以知其錯誤甚幸甚幸遇荒歉則憂死亡遇患難則生恐怖



此乃士大夫之常情愚切以為不然此蓋見之未明養之未熟臨事乃爾敢以愚見布左右或以為然毋惜見教某再拜

先生作書後謂時敏曰前輩皆以左傳是按春秋是斷如此則是孔子因傳而為經矣孔子却與左丘明一般先生那有此說

時敏欲請伊川成編之語先生曰某無之今日所與賢說底話皆平日先生所以教某者公但記取若要看雜說不如看易傳易傳先生之成書雜說他人之所記因出一紙云某登先生之

門後五年見劉唐詢出示朱公揆所編文字雜說欣然受之以主先生曰此書可觀否先生留半月他日復請曰所留雜說如何先生曰某在何必看此書若不得某心只是記得他意豈不有差某後更不敢復請兵火之餘偶至蜀中見人人成編蓋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二拙細觀之則失其意者不暇一二言也某侍坐先生誨之曰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死而大義乖信然今日道學絕講親炙者無幾則迷妄失真固亦多矣可不哀哉

如世傳史評之類皆非先生所著

寓九江夏



君廷列惠然見過語及此道輒書以諭之紹興七年四月二十八日門人河南尹焞書十二年五月五日重書以遺王時敏秀才其本今留汪尚書家

呂紫微書問先生某祖父侍講嘗說伊川矣諸儒解經不合全解謂聖人語言自有人不到去處更經秦火言義豈無所續某於易傳或有所見則隨記之今易傳乃成全書與祖父所聞不同何也先生曰某在先生席下數年後方學易序有七十二家易傳先生初教某或只得看一

象一爻須說盡諸儒解有未盡處然後始於巾箱中出他所說臨破手足連封以付張思叔思叔能文者也庶有所潤色明年思叔死其子以歸四明高抑崇今慈谿本是矣今見在據當時所見考校全書與不全書亦未可知

時敏問伊川何不解繫辭先生曰洛人亦問及此伊川曰繫辭所以明易古謂之大傳若又解之是屋下架屋某今但於易傳中一引證庶亦盡一隅之舉

呂紫微書問伊川退朝納其告勅曰臣本布衣



誤蒙聖聽置之講列無補於世今既歸田里亦願只乞布衣為榮今先生亦合乞布衣而歸受四品服致仕與伊川異何也先生謂時敏曰居仁者我則是但某荷聖恩四章不允復賜象簡筆墨茶各一百端硯金絲匣金鼎硯滴各一令講孟子以進言成日賜四品之服當隨此上納會稽有學者欲將伊川語編成門類請先生訂正先生曰某學術淺陋豈能訂正先生之言兼是他人所記某若說是人便信之豈不相誤不如只據見定識者自知其非兼分成門類却是

### 舉業

時敏欲學讀詩先生甚喜曰孔子教其子必先以此因舉橫渠詩云置心平易始通詩又曰今人躡等纜相見便問易問春秋不知孔子讀易韋編三絕仲尼修經游夏一辭不措二經豈易言也若舉業某又不曾理會多時賢要看詩甚善

先生為時敏說詩序畢因曰六經遭秦後可惜燒了多少好文字且如詩序與易繫辭皆須聖人作非後儒可及故讀詩不尤之大序猶入室



不由尸也讀易不終之繫辭猶飲食不知其味也時敏問大序孔子作小序則誰爲之先生曰伊川云國史爲之既採此詩必知其入必知其所以刺美之義也今首句是矣下則解師所增如蕩言天下蕩蕩賚言予酌言酌先祖之道與首句全不干事與詩亦不倫故知解師所增無疑

先生曰伊川作詩序二篇外人傳之不真某一月請問曾作否伊川曰有之但不欲示人再三請乃曰吾子出此二篇今傳之者是也

時敏問先生伊川五經皆有解乎先生曰只有易傳他則分與門人理會俟他時却欲會作一處看今期謫涪啓手足時却有中庸解取出燒了曰吾傳足矣何以多爲先生又曰得他留此書在也好燒了可惜春秋聞分與劉質夫詩書不知分與誰詩序二篇則先生自爲之不可不知

先生曰某向在伊川席下有學者云關中諸公欲節禮記出看伊川曰聖人語言與漢儒甚不同更幾時某當爲之惜乎伊川不及如言而死



矣

先生到國門有詩二首一云首句為儒也道得  
成名可憐白髮垂前志懶着青衫逐後生一云  
少蒙師教指迷津老讀義經味入神無限青山  
隨意好強來騎馬踏紅塵

沈元用欲將易傳逐爻取諸子史一話一言或  
其人所行有合於此者類而證之先生曰如此  
則三百八十四爻三百八十四件事爾沈默然  
而笑

先生經筵講尚書有二典見行至說道則曰道

一也豈可分而為二孔安國有大道常道之分  
則非矣張子韶敬服之曰師門有人矣

先生曰孟子說三樂處極好玩味一歸之天二  
得之已三施之人王天下則果在外也

先生嘗與時敏言賢欲學文須熟看韓文公六  
月念六日白李生足下一書檢之乃答李翊中  
云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  
加其膏而希其光先生之意在此

先生曰詩稱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則曰儀刑文  
王萬邦作孚中庸之書稱之則曰至矣賢知其



意乎時敏曰不知先生曰道有甚窮盡詩為文  
王作故終之以文王中庸為萬世作故終之以  
至矣不成上天之載只文王儀刑便了

先生曰鄉黨一篇門人弟子寫出一箇聖人之  
德容學者當潛心焉因曰中庸自仲尼祖述而  
下至無聲無臭至矣言孔子之大鄉黨一篇自  
始至終言孔子之小子思曰天地之大也人猶  
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  
莫能破焉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  
察也

時敏問寢不尸江山徐先生欲作坐如尸之尸  
解如何曰既有寢衣長一身有半則不寢無舒  
尸之時矣先生曰不必如此說只是必有寢衣  
伊川疑上文當連齋而言故曰必有

先生讀論語到柴也愚參也魯又手而起曰某  
平生亦得一箇魯力

時敏問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此必  
先民之言夫子引之故曰誠哉是言也先生曰  
然亦如南人有言天子引之則曰善夫

先生引東坡云孔子未嘗輕以仁與人亦未嘗



輕以仁絕人未嘗輕以仁與人故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為難而已未嘗輕以仁絕人故剛毅木訥近仁如此立作却也好做文字

時敏問向來鮑商霖問伊川云今之成人者何必然一段是孔子說耶伊川須要作孔子說若作子路說亦自好先生曰賢疑一箇曰字意記語者既說兼此四人之長可以成人矣又不當以曰字起故疑為子路說耶時敏曰非也以文義考之意子路起說蓋子路為人見利則思義見危則致命久要則不忘平生之言以為集四

子之長則成人太矣故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此子路自道也夫子不答蓋有深意先生曰不然四子之長出於德性三者之事在於致思德性則自然致思則勉強故曰亦可以為成人矣若曰字則門人記其發語之辭亦如在齊聞韶曰不啻為樂至於斯也不成曰字也是別人說先生曰某向在虎丘一日閑行思量孔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兩句大有所得時敏問何所得曰言之易行之難今人要作聖賢處莫說不得臨行一寸也進不成步皆是不怍



先生曰不逆詐不億不信須是先覺者惟賢若不能自明則爲人詐而欺矣故大學曰克明德皆自明也

時敏請益先生曰須是問學問學所以明理理明則物莫能蔽故孔子語仲由以六言六蔽皆在於好學

先生曰孔子稱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恭己正南面而已却是楊子說得好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視天民之阜無爲也

和靖尹先生文集卷之七

和靖尹先生文集卷之八

師說下

先生曰某舊在涪陵千佛寺居扁坐處曰三畏齋至此復取舊額扁坐榻之前聊以自警後因看人編伊川師說說三畏處曰畏天命不負所畀付畏大人亦以自畏畏聖人之言以自進德也某不覺愧于中者累日蓋平日以是名齋自謂有深得且如畏聖人之言只是謂道之所在而已又何嘗推得到此乃知伊川凡語言必推用於已自此亦當少戒輕爲人解釋聖言也又



曰畏大人時且如端莊而坐亦所以自畏也  
時敏問語曰是知津矣先儒以謂長沮譏孔子  
而言時敏意謂二人耦而耕曰是知津也作指  
桀溺而說如何先生曰不須如此說大抵學問  
不在新奇全在涵養以養其氣質而已  
時敏問論語自第十八篇皆門人追記孔子之  
論辨門人之優劣十九篇皆門人自述某所記  
聞故無孔子之辭至二十篇則孔子平日所論  
二帝三王之道孔子沒門人并記之是否先生  
曰候更思之竟不得再請

先生曰某昔在伊川席下有學者來問六十四  
卦以某觀之皆不須得只乾坤足矣伊川曰要  
去誰分上使其人曰聖人分上使伊川曰聖人  
分上一字也不須得

先生曰文中子亦好看如薛收問易子游孔子  
之廟子讚易至序卦曰大哉時之相生也達者  
可與幾矣至雜卦曰旁行而不流守者可與存  
義矣又曰名實相生利用相成是非相明去就  
相安其皆帖之壁非後人所及也

先生曰文中子儘勝荀子荀子性尚不識如曰



養心莫善於誠不知誠是何物孟子寡欲之言盡之矣宜乎退之言軻死不得其傳盖有所據云

先生愛潔淨地有汙穢必去之嘗說某只有這些克不去時敏問孔子告顏子克己復禮若非禮之視聽言動亦須如此克耶先生曰是也因言伊川亦如此一領黃衲道服至破亦潔淨嘗曰衣不欲異欲其潔食不欲異欲其精

先生曰學者須是勇勇則必有所為孔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憂之如何為無勇也易之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勿履非禮勿履不是大壯之人其果能哉

先生曰讀聖人之書須是有所自得且如論孟從小知是孔子孟子之書不敢說爾非真知也要如不知有孔孟而知為孔孟之說乃所謂真知耳

先生嘗書數句說易曰易之道如日星但患於理未精夫於機會則暗於理者也聖人復生恐不易吾之言祁寬問之先生曰吾看易運數也



故有是說正在未到泰之上六便要知泰之將極未到否之上九便要知否之欲傾也

時敏問伊川語錄載人問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谷曰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時只是弄精魂不知當時會有此語否先生曰便是學者不善紀錄伊川教人其不甚曉者多以常言俗語引之人便記了此兩句某嘗問莫只是順理伊川曰到此吾人只得點頭今不成書先生教我點頭因曰在蜀中有師說出某嘗作一小序云焯年二十始登師門被教誘諄諄垂二十年昔得

朱公揆所編雜說呈先生此書可觀否先生留半月一日請曰前所留雜說如何先生曰某在何必觀此若不得某心只是記得他意避寇來蜀得數本切觀之其間或詳或畧因所問而荅之蓋學者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未能無失不敢改易然雖未盡識其意以所見無疑者輒成此書自為師說覽者各自得焉不能詳告也紹興六年四月一日門人尹焯記

時敏問曰君子不施其親先生曰親者無失其為親故不待乎施也



先生曰乾坤成列而易位乎其中矣聖人便是易

時敏看易至井卦先生曰吾人今日當且做第四爻工夫曰脩井也

時敏問印行有四先生中庸明道集載先生不曾講經此中庸誰解之也先生曰乃呂與叔經筵所解後來剛修不用者人取以為明道甚可怪也

先生曰伊川說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一箇致字非聖人誰能道

先生曰考槃橫渠以為小人之詩則非伊川與某人說得最好蓋賢者自嘆之辭曰永逝矣弗得過君之朝矣先生曰十畝之間伊川亦不要如此說先儒謂國削小民無所居國雖削小民何至無所居耶此蓋魏人見鄰國十畝之桑者閑閑然因相約而去曰行與子還兮行與子逝兮故下篇又有適彼樂國樂郊之語

時敏侍先生閑坐聞寺中木魚聲顧時敏曰寺中打木魚何意時敏對曰嘗有小說石滕和尚言物死目皆瞑惟魚死不瞑以言定也先生笑



曰雖小道亦有可觀又曰古人以魚喻民今品數到者必佩之蓋不忘邇民之意耳

邢叔端一日歸謂先生曰府中諸公謂先生官已四品雖小衫自當用紅鞋帶先生笑曰某已致仕自是無官何用此為皂帶不足又要紅鞋紅鞋不足又要兼念孟子曰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心一而已移來移去至於鞍中則無不為矣

先生病革見時敏問曰近看甚書荅以先生病每日只與德元同候安否亦無暇看書先生曰不可有疑便問病亦不妨疑處更與德元商量德元相隨亦久想不至錯又曰人心須常有所事孟子曰必有事焉是矣孔子曰七十而從心便繼以所欲不踰矩無暇一句不幾於放心歟呂德元請先生遺表先生曰某一部孟子便是遺表德元請先生孟子先生曰孟子也未成全書尚有第二篇及第十四篇某章未備公等將去修之時敏與德元皆泣德元曰稽中等愚陋豈敢修先生書朝廷幸來取當以藁進耳先生



首肯之

先生未啓手足前一月高抑崇執弟子禮來見先生辭以疾先生無後時敏與德元定鎮為後師魯故抑崇挽詩云七日夢楹還有後三年築室恨無從先生死時敏與德元疑所服作書問抑崇以孔子死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又曰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群居則經出則否先儒謂吊服而加麻去古既遠所謂吊服不知何服也近世士大夫皆以皂衫單帶幘

頭為吊服然羔裘玄冠其可吊也耶若欲無服則不近人情若欲加經則無古制今和靖不幸時敏等不肖情禮實有未安吾丈博古必有所見願推以教萬一高荅書亦不過禮從宜而已先生沒朝廷賜三百疋兩以葬時敏等門人列狀回納 紹興十三年正月由旬門人王時敏編

師說附錄

馮忠恕曰先生學聖人之學者也聖人所言吾當言也聖人所為吾當為也詞章云乎哉其要



有三一曰玩味諷味言辭研索歸趣以求聖賢  
月心之精微二曰涵養涵泳自得蘊蓄不撓存  
養氣質成就充實至於剛大然後為得也三曰  
踐履不徒謂其空言要須見之行事躬行之實  
施於日用形於動靜語嘿開物成務之際不離  
此道所謂修學如此而已所謂讀書如此而已

記善  
錄序

祁寬問如何是主一願先生善諭公言敬有甚  
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  
致敬時其心收斂更不着得毫髮事非主一而

何

明道嘗曰天下事只是感與應耳公初聞之以  
問伊川伊川曰此事甚大當自識之公曰緩之  
斯來動之斯和是亦感與應乎曰然

嘗請益於伊川曰某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喻  
之適聞鍾聲某曰譬如鍾未撞時聲固在也伊  
川喜曰且更涵養

温州鮑若雨與鄉人十輩久從伊川伊川遣之  
見和靖次日伊川曰諸人謂子新學不以教渠  
果否公曰某以諸公來伊川先生之門受學某



豈敢輒為他說萬一有差便不誤他一生伊川  
領之

公與張繹同時師事伊川張繹以高識公以篤  
行俱為所稱

伊川問公與繹尋常見處有同否有差否自覺  
如何為我言之公曰某不逮思叔如凡請問未  
達三四請益尚有未得處久之乃得如思叔則  
先生纔說便點頭會意往往造妙某雖愚鈍自  
保守得若思叔則某未敢保他伊川笑曰也是  
也是自是每同請益退伊川必謂諸郎曰張秀

才如此不待尹秀才肯得

祁寬所  
語錄

公言某與思叔既相友善伊川歸自涪思叔始  
見穎悟疏通伊川亦便喜之自此同遊處伊川  
以族女妻之甚相敬待和靖嘗因侍坐稟伊川  
曰張某每聞先生語言下解悟某聞先生語須  
再三尋思或更請問然後解悟然他日持守思  
叔恐不及某先生以為然思叔長於為文又善  
辦事先生沒未幾思叔亦沒和靖被召嘗曰思  
叔若在到今自當召用必能有為於世伊川嘗  
言晚得二士

記善  
錄



先生嘗言學者所以學爲人也徐名度字博問立尹門人  
曰某有意於學而未知所以爲問先生曰此語  
自好若果有此意歸而求之有餘師又語人曰  
放教虛閑自然見道

先生在從班時朝士迎天竺觀音於郊外先生  
與往有問何以迎觀音也先生曰衆人皆迎某  
安敢違衆又問曰然則拜乎曰固將拜也問者  
曰不得已而拜之與抑誠拜也曰彼亦賢者也  
見賢斯誠敬而拜之矣

徐度語及蘇氏使民戰栗義問曰如何先生艱

然曰訓經而欲新奇無所不至矣

先生曰有光明經一部有問之曰母命不敢違  
朱子云如此便是平日闕却論父母於道一節  
便致得如此

和靖言經雖以誦說而傳亦以講解而陋此言  
深有味也



和靖尹先生文集卷之八

和靖尹先生附集卷之九

薦劄

靖康初諸公薦和靖先生劄子

种師道劄子臣竊惟陛下臨御以來德政更新中外人才凡為公論所與者無不收用况於尚德之選苟有其人理不可遺伏見河南府布衣尹焞故尹源之孫尹洙之姪孫學專師古行足勵俗潜心允蹈踰三四十年西都學者皆稱仰之未嘗應書不求仕進若蒙召致俾預講說必有補益臣非職事素所深知冒昧薦聞不勝惶



懼之至取進止具位臣种某劄子

戶部尚書梅執禮兵部尚書孫傳御史中丞呂好問戶部侍郎邵溥中書舍人胡安國諫議大夫徐秉哲臣等伏覩河南府布衣尹焞學窮根本德備中和言動惟時皆可師法器識宏遠可以任大臣等淺陋不足以盡知然近來招延之士無出其右者昨蒙朝廷特召河南府敦迫赴闕伏聞命之處士以歸使焞韜藏國器不為時用未副朝廷久席求賢之意伏望聖慈特加職擢以慰士大夫之望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紹興五年范待制薦和靖先生劄子

左朝奉大夫充徽猷閣待制提舉建隆觀兼史館修撰兼侍講資善堂翊善臣范冲奏准令節文諸侍從官授訖三日內舉官一員自代者臣伏覩和靖處士尹焞誠明之學實有淵源直方之行動應規矩靖康中朝廷以布衣特起累加敦遣既至京師懇辭還山賜處士號建炎間逃竄山谷翟興為河南鎮撫使聞其名遣使迎聘亦不就今流落在蜀臣與之遊處三十餘年得其內外淳備毫髮無玷實為鄉閭之所尊禮士



大夫之所矜式陛下搜揚微陋求賢如不及有如焯者可使遺逸迹其自得於已表見於外臣無能髮髯舉以自代允愜公議伏候勅旨六月十五日三省同奉聖旨尹焯召赴行在仍令川陝宣撫司以禮津遣前來

左朝奉大夫充徽猷閣待制提舉建隆觀兼史館脩撰兼侍講資善堂翊善臣范冲劄子奏臣近准令舉自代輒以和靖處士尹焯上達天聰伏蒙聖慈即降指揮召令赴行在仰見陛下收錄羣才不以人廢言臣竊聞蜀道雖通然行旅

艱難自非州郡委曲津遣無緣起發焯行義純固始終如一惜其年老未蒙職擢欲望朝廷委所在州郡備禮敦遣及沿路津送令疾速前來庶幾仰稱陛下急親賢之意取進止九月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令川陝宣撫司差撥人船優給路費以禮敦遣前來赴行在所

張魏公乞促召和靖先生劄子

特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提舉詳定一司勅令監修國史臣張浚劄子奏臣先備員川陝宣撫司置使



竊見和靖處士尹焞緣叛臣劉豫父子迫以僞命經涉大河投身山谷自長安徒步趨蜀崎嶇千餘里乞食問路僅獲生全臣嘗延至司與之款接觀所學所養誠有大過人者紹興甲寅春臣被命還朝蓋嘗以焞姓名達之天聽今陛下博采群議召宣經筵而辭免新命未聞就道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江州守臣疾速以禮津遣伏取進止五月二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奏

告詞

賜和靖處士告詞

勅西京布衣尹焞慶曆間有賢臣馬牓不及見也每覽國史高其節槩爾能力學操行以世其家甘貧守約不競榮利是亦可嘉矣用錫美名式勸頽俗爾其以行義教鄉里使有矜式焉則予惟爾嘉可特授和靖處士靖康元年九月日中書舍人劉珪行

除崇政殿說書告詞

勅和靖處士尹焞先王之道具存方策非得深純篤厚之士傳其師學敷繹於前則道固隱而不彰矣朕博求碩儒發明治要聞爾安貧樂道



澹然無求執德不回久而益固是用縻以好爵  
列之經幃勉從弓招副朕虛佇可特授左宣教  
郎充崇政殿說書紹興五年十一月初八日中  
書舍人朱震行

除祕書省祕書郎告詞

勅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尹焞孔子之道軻  
死不傳學者不求於心而尊記問之師去古滋  
遠其誰使正之爾學有師承本於自得篤信力  
行下不惑於百世日者安車何止三反朕恨見  
之晚而高臥益堅是用促侍金華仍實養才之

地非特樂聞朝夕之益亦使後學知所模範焉  
可特授依前官除祕書省祕書郎兼崇政殿說  
書紹興七年閏十月八日

除祕書少監依舊兼崇政殿說書告詞

勅伊洛之間有君子焉明千載不傳之學祛諸  
儒父蔽之惑孟氏以來一人而已而爾親從之  
遊得其奧旨修身慎行垂三十年淳湛里間晚  
為朕起已試之効綽焉可觀圖書之府豪俊所  
聚俾爾往為之長以稱吾尊德樂道之意爾其  
為吾推明所學盡見所蘊使後進之士咸有所



矜式焉則朕之得人亦見不愧於古矣爾尚勉之可特授依前官試祕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  
紹興八年二月三日

除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依舊兼崇政殿  
說書告詞

勅左宣教郎試祕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賜緋魚袋尹焞工人求多聞莫若古訓君子懿文德無如尚賢朕網羅巖穴之才位置朝廷之上學為王者事其來久矣自得師者王孰敢廢之爾行中規矩言為準的奮身丘壑通籍金門在漢

唐時有樊英李渤之故事及祖宗世有常秩程頤之遺風勸講金華優游川府為天下之清選實儒生之至榮而乃力抗忱辭祈歸畎畝爾之自謀可謂至矣朕之進德當何如哉就祿真祠升華延閣不廢講讀俾遂燕安惟寵數之便蕃使縉紳之矜式當體至意無有遐心可特授依前官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兼崇政殿說書賜如故

除太常少卿兼崇政殿說書告詞

勅左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兼崇政殿



說書尹焞朕守至正之論定中興之業堅如金石信如四時而爾經術行義入輔台德凡所稱述悉由師說充養之大本之聖門奉常禮樂之司儒者之任以是命爾為四方法使知吾好惡所在而得有所矜式焉衆志既定國勢自安爾之責也可不勉哉可特授依前官試太常少卿兼崇政殿說書賜如故

除禮部侍郎兼侍講告詞

勅得遺賢而萬邦寧舉逸民而天下服自季路原憲於游藝以爭先而蔣詡薛方亦稱述之未

廣流風既遠此道寔衰我得其人躋諸近列左宜教郎試太常少卿兼崇政殿說書賜緋魚袋尹焞口誦百氏腹笥九經先王遺言聞諸師訓君子所養得自躬行蓋動靜之有常以進退之可度申公已老屢辭加璧之招裴秀居中退鋒之召奏篇送上聖道益明顧我荷橐之班謀我佚賢之地擢居宗伯仍侍金華徃其欽哉服我休命可特授左通直郎權禮部侍郎兼侍講

除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告詞



朕詳延天下方聞之士登用諸朝蓋將講議洽  
聞興禮崇化風示四方也左通直郎權尚書禮  
部侍郎兼侍講賜紫金魚袋尹焞居蹈彛訓動  
中繩約淵源問學得躬行君子之美朕用嘉焉  
擢貳春官俾典秩宗之任而勤勤懇懇以疾為  
言豈朕委屬本意哉然儀曹有緜蕝之務祠庭  
無簿領之繁是用廷列近班均逸閒燕入陪經  
幄密奉疇咨庶幾朕得優禮之宜而卿遂委蛇  
之適其體眷意益懋欽承可特授依前左通直  
郎充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賜如故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告詞闕  
轉一官致仕告詞

昔孔戣告老韓愈上疏請留言貪賢之美疏廣  
乞骸道路觀者有賢哉之嘆夫貪賢而惜其去  
固朝廷之事而據經引年以全進退之節者亦  
士君子之素風也我有耆德之臣茲上乞身之  
請宜頒渙渥以示至懷左通直郎充徽猷閣待  
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賜紫金魚袋尹焞行配古  
人名垂當世蚤受大儒之道獨傳聖學之歸頃  
以特招來儀邇列露門勸講顧未厭於詳延真



館奉祠遽願即於閒燕閱時甫邇抗章復來乃  
備瀝於懇誠祈悉還於官政雖嘉爾志良拂予  
衷其仍次對之班往遂丘園之樂勉親藥石益  
介壽祺可特授左奉議郎依前充徽猷閣待制  
致仕賜如故

特贈四官賜銀絹三百疋兩給葬告詞

勅歸而掛衣冠方遂辭榮之樂歿而啓手足遽  
興殄瘁之悲憫茲荷橐之良可後密章之渥故  
左奉議郎充徽猷閣待制賜紫金魚袋致仕尹  
焯清名足以激頽俗奧學足以發微言晚被旌

弓之招未忘吠畝之志頽駟已老猶倚典刑之  
存魏徵云亡誰爲得失之鑑肆陞崇秩并錄後  
人用示湛恩追賁幽壤可贈左朝請郎餘如故

謚肅公告詞

勅中書門下省尚書省送吏部狀准禮部送承  
送浙西提舉司和靖書院山長劉承等申侍郎  
和靖先生尹公謚復送考功覆謚到實係侍講  
待制侍郎尹先生生前讀書之地端平年間提  
舉曹祕丞建堂養士先生少遊程門能受師說  
晚侍經筵啓沃良多已蒙朝廷下之太常譔定



謚議以其主敬謚之曰肅近蒙禮部吳侍郎檢  
索初謚一宗連送吏部考功契勘復謚仰見崇  
重先儒主盟道學之盛心先生則孔門之曾子  
也公初見程子令看敬字請益曰主一則是敬  
公卽心領神會因讀易至敬以直內問程子曰  
不習無不利時則更無賭當更無計較程子曰  
然且謂不易見得如此自是涵養極精熟其後  
答或人之問曰收斂身心便是主一試進士策  
問議誅元祐黨人不復就舉抗疏排和議而不  
顧當路之權臣公淳茂之質篤實之行常以保

守自許程子亦獨以不失其正許之要其所終  
真知力行一無愧怍河南之門有光焉稱公者  
种師道則曰學務師古行足勵俗胡安國則曰  
學窮根本德備中和范冲則曰誠明之學實有  
淵源直方之行動合規矩而文公朱子推獎尤  
的曰尹和靖在程門只就一敬字上做工夫終  
做得成謹按謚法因嚴教敬曰肅肅敬也涵養  
之到操存之熟自謂心廣體胖只有自樂則公  
之所謂敬始於主一而終於純一始於持之固  
而終於居之安非躬履而身踐之難以口耳形



容也凡其一動靜語嘿一出處進退一背向趨舍莫非從敬中來善乎黃公幹記公之祠有曰歷險難之極而不變處貴顯之驟而不動抱仁履義終其身而不悔非盛德能若是乎又曰理義克於中則禍福成敗榮辱得喪膠輻萬變忽陳乎前而此心自若至以程門顏氏日之進侍講則前期齋沐其敬發於事君之際高宗謂尹焞學問足為後進矜式班列得老成領袖足以見朝廷氣象伊洛之一脉幾絕復續奉常議以肅易名用合謚法因聖敎教敬之義仍牒本家照

會景定元年三月二十日



和靖尹先生附集卷之九

和靖尹先生附集卷之十

銘記

呂德元撰墓誌銘

紹興十二年十一月丁酉和靖先生歿于紹興  
以其族孫鎮為孫奉先生後丙午塋先生于會  
稽縣五雲鄉石帆里其子婿邢純謂門人呂稽  
中曰惟是喪葬嗣裔之事屬之我文書論說傳  
于後世屬之子尚行先生之志乎稽中曰然吾  
方銘先生墓吾聞之先生矣昔者周公歿聖人  
之道不行孟軻歿聖人之道不傳從千餘載之



後得不傳之學者伊川程夫子也先生曰吾晚  
得伊川之道四方師事之如伊川而稽中也亦  
事先生二十年矣嗟乎孟軻氏歿而道不傳豈  
無傳之者哉傳而差也差則不勝其弊雖有豪  
傑之士擇焉而不精小醇而大疵謂之不傳可  
矣而程夫子得之程夫子之語門人每恨其差  
也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程夫子之歿又門人  
高第日微而說又差先生自洛入秦自秦入蜀  
自蜀入吳楚朝行在所退老于越而後學者復  
聞其正而知其差而孔孟程氏之學復明今尤

生歿矣學者其謹傳之哉昔者荀卿事子弓而  
其傳至于韓非李斯大壞先王之道考之於書  
蓋自荀卿而差也而况其下者哉先生洛人也  
姓尹氏五世而上居太原徙于汝自汝徙居于  
洛卒葬壽安之任范里至先生之曾祖仲宣娶  
張氏生七子而二子有大名長子諱源字子漸  
是謂河內先生次子諱洙字師魯是謂河南先  
生河內娶何氏生四子其長子諱林官至虞部  
員外郎娶劉氏萬年縣君劉氏卒娶陳氏福昌  
縣君是生先生以先生貴贈虞部為朝散大夫



母嘗贈令人先生諱焯字彥明少孤奉母陳氏  
以居為進士業年二十師事伊川程夫子先生  
應進士舉答策問議誅元祐黨人先生曰噫尚  
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于程夫子曰吾不  
復應進士舉矣夫子曰子有母在先生歸以告  
其母母曰吾知汝以為善養不以祿養於是先  
生退不復就舉程夫子聞之曰賢哉母也大觀  
中新學日興有言者曰程頤倡為異端尹焯張  
繹為左右先生遂不欲仕而聲聞益盛同門之  
士皆尊畏之程夫子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

氏子也靖康元年朝廷初辨忠邪召用四方才  
德之士懼先生不至則以布衣召先生先生謝  
不才既往又謝不欲朝大臣知不能留也授以  
和靖處士而歸明年金人陷洛陽先生之家死  
于賊先生既死而復甦竄于長安山中轉徙四  
五年而長安陷劉豫僭位于京師思以繫天下  
之望則使其偽帥趙彬卑詞厚禮來招先生具  
供帳衛從于山中甚盛先生逃去夜徒步渡渭  
匿劉水谷中當是時上遣大臣宣撫處置川陝  
在閬中而稽中為官屬在行先生崎嶇走山間



遂至閬中館于子弟之舍久之先生往來巴中  
止于涪紹興五年上召先生于涪曰昔者之召  
程頤蓋自布衣除崇政殿說書遂以左宣教郎  
崇政殿說書召先生力辭章十數上勅有司加  
禮敦遣不已六年先生辭官而赴召蜀之學者  
爲先生立祠于涪七年至九江有言者攻毀程  
氏先生復辭曰學程氏者焯也生事之二十年  
今又三十年矣請就斥朝廷耻之於是大臣顯  
言先生拒劉豫之節學問之正上又思見先生  
召之愈急禮益至先生辭避已數十迫上命布

衣至行在阡而病上賜之金帛使大臣存問慰  
勞須病愈必受命而後朝病愈先生朝又辭於  
上前上曰卿尚可辭邪朕渴卿久矣知卿之從  
伊川也侯卿以講學不敢以有他先生退曰聖  
君也遂就職又除秘書郎先生年六十七矣八  
年二月除秘書少監月餘以病求去不許四月  
賜緋衣銀魚袋象笏與御前珠玩之物先生益  
衰且病益求去改除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兼  
崇政殿說書九月除太常少卿十一月除禮部  
侍郎兼侍講進官左通直郎而先生病日作不



能朝告病甚於朝廷十二月除徽猷閣待制提  
舉萬壽觀兼侍講先生曰病不能朝矣而寵祿  
日至雖主上賢我大臣安我吾何功德以當之  
上章十餘不能已朝廷哀其病且老九年二月  
使以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而去先生去之平  
江虎丘見門弟子曰噫吾老矣再應聘而得君  
舉朝之士皆我與謂可以有為矣而吾衰病也  
不可以筋力朝傷哉事君之晚十年正月先生  
年七十曰吾無功而為從臣吾去而不能復辭  
以期月而老矣七十而老尚矣遂致仕進官左

奉議郎而從其請十二月先生如紹興其子婿  
邢純為浙東安撫司準備差遣侍先生以居蓋  
居紹興二年而歿年七十有二矣上命越制以  
賻之贈官四等先生娶張氏追封令人生五男  
三女坤城堪增皆早喪均仕為將仕郎娶趙氏  
洛陽之陷與張令人皆死長女適進士伊川程  
暉次適進士新安羅授次適邢純者也初先生  
老無子其弟燭死於武功有孤曰塤及長先生  
以郊恩仕之矣其從弟烈在長水山中生子曰  
繼哥今九年而長水陷不能以來故立孫鎮為



均子服三年之喪稽中聞之先生之學學聖人者也曰聖人必可以學而至也而不可以為也觀味以索之踐履以身之涵養以成之有叙於是乎下學上達窮理盡性而無贅無外者學之正也故先生莊正仁實不過於心不欺闇室自誠而明以之開物成務推而放諸四海而準孟氏而後莫如此學者矣故先生於聖人六經之言耳順心得如出諸已見于容貌聲音之間望之儼如也即之則溫言則厲天下知道者必宗之不知者慕之小人見之必革面後有聖人不

易先生之道矣然而先生進不得施之天下退未嘗筆之於書與群弟子言據六經發明問答不為講解文字弟子各記所聞見云獨嘗奉詔撰論語解今行於世先生每病同門之士昔者記伊川之言出他意謬誤失本指今傳于世者益多謬在蜀中時取諸家所記考證去取為師說一編矣復不傳諸外曰伊川之成書易傳而已矣讀易傳足以知伊川之學故無書今弟子記先生之言亦各因其所得所知必稽中與二三子參撰整而行之以見先生之學于後世其



銘曰道之不明學失其傳或得其一莫見其全  
駭外恨遺躡高滯卑莫身其本莫質其疑流為  
恠誕變為異端滑稽支離莫即其安惟吾先生  
得傳之正既誠而明窮理至命上達無餘下有  
根本貫之則一推之則準惟性之復畢顯于善  
粹然其和亦見於面不我聖謨六經之編耳順  
心得如誦已言窮觀其韞達俟其施如何昊天  
不相于時疇昔方彊如彼否窮老而遇主乃病  
乃終不僭不忒則昇後覺我二三子敢墜所學  
學之不墜惟不僭忒自世之紹萬世之則惟億

萬世道不有定我作銘詩以俟後聖

和靖處士雒陽尹公生祠記

在沿州

古者名公卿賢士大夫往往所在立像置祠或  
以德或以功或當時蒙澤或後世聞風皆所以  
紀盛德之容使人瞻其儀範知所畏仰覽其清  
風餘韻足以鼓動人心使知矜式垂教之意蓋  
無窮已詩云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道盛德至  
善民之不能忘也紹聖中伊川先生謫居於涪  
涪之學者咸尊仰之紹興五年十月郡太守李  
贍始以郡人之意立祠於北巖鈎深堂是時伊



川先生門人和靖處士尹公自雒陽遇狄人之難適居於涪粵明年被召入侍講筵九月將行郡太守程敦信通守賈公傑議繪和靖先生之像於伊川先生祠宇和靖先生聞之辭曰伊川先生令德重望宜為人瞻仰如不肖距先生何啻萬里豈應僭越謹不敢當郡侯以此為邦入之意敢固以請和靖又辭曰先生昔居於此日與學者倡道亦嘗著書固應如此焯逃難而來杜門養疾罕與賓客交何德於邦人而及於是門下士請曰昔伊川先生以道德侍經筵今先

生膺召節實嗣講事前後相望並膺旁求繼踵特起吾道之光師門之榮也今茲設像侍伊川先生之側宛如燕居講道時閭閻侃侃洙泗之風藹如也語未既而繪事已設矣乃屬忠恕記其事忠恕切惟先人與和靖先生同處師門為道義之交忠恕緣契素侍杖屨獲修子姪之禮記事之始不敢以無類為辭姑序先生辭避郡侯之意而為之記俾後之學者得以覽焉紹興丙辰九月二十七日左承議郎黔州節度判官馮忠恕記十月一日右宣教郎知涪陵縣事西



水陳萃立石

和靖先生祠堂記

和靖尹先生寓居平江府虎丘西庵榜曰三畏齋所題雜錄論語解皆可考所寓即上方也去今七十有五年郡守直秘閣莆陽陳君芾通守古晉丁君焞豫章李君太原始度庵空地為屋繪先生像祠焉尊前賢厲後學也榦之同門友黃士毅因求文以記不得以淺陋辭先生諱焯洛陽人年二十師伊川程子舉闈策士議誅元祐黨不谷遂棄舉子業靖康初以布衣召不至

詔褒為和靖處士洛陽陷家殲焉先生死復甦竄長安山谷中逆豫以禮聘潯水迺去展轉蜀道累年紹興五年以崇政殿說書召凡二十辭八年冬始入見除祕書郎明年遷少監太常少卿權禮部侍郎每遷輒力辭其冬除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辭不已遂奉外祠即虎丘以居年已七十矣貧無以為歸也後二年竟歿於會稽之寓舍先生所遇於世如此蓋嘗考先生之所學篤於踐行不為虛語未嘗求人之知人亦莫能窺其所蘊也今其可見者經帷進講門人



記錄耳惟即其所遇於世者觀其所處然後知先生之於道卓乎不可及矣利害者人心之私理義者道心之公公私之間迭為勝負一取一舍而賢不肖可知也至於歷險難之極而不變處貴顯之驟而不動抱仁履義終其身而不悔非盛德能若是乎理義充於中則禍福成敗榮辱得喪膠轕萬變日陳乎前而此心自若也程子之門從遊之士皆宏博俊偉極天下之選而於先生亟稱之其察之審矣顏淵退然如愚而夫子稱之亦曰簞食陋巷不改其樂又曰庶乎

屢空然則先生者程門之顏氏歟里巷小人顛冥於利害之塗不足道學士大夫則知理義矣臨利害未毛髮許棄其所守者可歎也聞先生之風得無少愧歟有志於道者亦可自勉歟三君為是祠有補於名教大矣故述其躬行之大節以示學者庶幾驗之於身而有得於先生之道云嘉定七年六月既望後學黃榦記葉賀孫書并題額

祭文挽章

折仲古樞密祭和靖先生文



嗚呼讀儒家書不爲進取之計樂聖人之道能  
忘飢寒之憂忠節見乎布衣姓名達於天下白  
玉無瑕喬松後彫獨於先生見此盛美維公晚  
遇上聖浸躋顯明閱日未深歸臥江海平生所  
學曾未設施天旣難謀空悲殄瘁保家之主亦  
復無人福善禍淫可能無惑昔在西洛見公閒  
居執經問疑每慙善誘顧惟不肖誰其與之公  
語勝流乃今高士一經品藻人或聞風陵谷變  
遷憂患各異知公在蜀貧病日滋嘗告于朝力  
莫云挽罪逐遠州初聆公來庶幾異時獲拜床  
下書翰每至畧無他辭冀未死間得一握手公  
今已矣我復何師念罪籍之未除近王畿而不  
敢素車白馬難臨元伯之喪斗酒隻鷄正遠喬  
公之墓疇昔分遇愧負何言尚饗

呂德元祭和靖先生文

嗚呼伊洛之學洙泗是傳孰入其室先生粹然  
惟吾先生河南之裔旣成于師亦後其世先生  
之道自誠而明仰之惟高吾未階升旣反於身  
亦睟於面復性之初體易之變下有根本上達  
無餘發之事業準于八區嗚呼後生孰知此學



先生倡之孰識孰覺惟末小子若弟堅中今二十年先生是從窺其本末亦履其跡亦既竭力莫其所從凡此登門四方之賢惟新惟舊莫易斯言念昔閩中先生顧語曰吾老矣將子是付疇昔臥病謂學者徒曰汝問呂不殊於吾先生逝矣微言斯絕我二三子斯中道絕嗚呼先生孰窮其初老而遇主孰病其軀事主幾時法語則富壽踰七十亦已有後生為先覺沒為先師先生何憾如學者悲

呂知存祭和靖先生文

嗚呼公之先世名聞簪纓兩河之間稱二先生公實似之克振家聲儒者之盛實惟兩程發揚古學聖道益明公蚤從之得於誠明名利之塗衆人所爭公獨去之曾無吝情惟家法之是守惟師言之是行故特雖遇而位未稱德祿雖厚而家無餘贏年雖高而異鄉之是寓德雖厚而繼世之莫承何天畀之者固與衆異而公享之者迄無一成蓋所不足者特當時之阨而不可掩者乃後世之名顧斯理之昭昭亦何憾乎冥冥我昔幼年稔聞德馨晚歲之幸公堂屢登聞



其諄誨如醉而醒孰謂以病遂不復興俯仰今  
昔涕泗交橫有有在列有酒在觥公平不昧俯  
鑿微情尚餐

呂德元上和靖先生挽章

往在伊川學他時沫泗傳從來有高第未覺喪  
前賢參列三千士于今二十年山頽與梁壞淚  
盡會稽前

四海尊師席斯文特未衰何其兩楹夢遽使哲  
人萎闕水從容意稽山疾病時勤勤付斯道矢  
死奉成規

詩老朝三聘生平食一簞絕知斯道在遺恨得  
時難廟謹先師祀書傳後代看形容銘墓石三  
發喟然嘆

曾朝請提宮班上和靖先生挽章

凜凜河南已百年維公高行繼前賢早施絳帳  
崇師席晚入金華侍講筵斯道未傳今逝矣彼  
蒼難問竟茫然回思昨日論交地不見牙籤列  
簡編

道直心無愧師嚴貌有威上方虛席待公忽掛  
冠歸王室懷元老天星掩少微簪紳竟相吊奚



獨我心悲

高司業閑上和靖先生挽章

身占河南第一功力行篤信守家風淵源謾說  
斯文喪深切今知此道東七日夢楹終有待三  
年築室恨無從嵩伊千古溫淳氣收入稽山鑑  
影中

陵陽李道傳謁和靖先生虎丘祠堂詩

涵養當用敬進學在致知如車去隻輪跬步不  
可之夫子受師說惟敬實所持升堂逮易簣叅  
倚日在斯遺言落人間取論極研幾是心要收

歛中不容毫釐大學著明法格物乃階梯放心  
苟不收窮格將安為古人貴為己末習多外馳  
豈無實踐者茲焉當孰歸晚生拜遺像敷衽跪  
陳詞願言服予膺沒齒終不渝嘉定九年九  
月晦日

韓無咎跋和靖先生論語解

和靖先生論語解詞極簡嚴將俾學者深味其  
旨而有所自得也乾道庚寅歲元吉憂居上饒  
遇先生門人王德修問此書二恙且曰子異時  
官守不刊行之耶元吉於是愧其言會明年行



將官中都度未可輯也乃以舊年兄弟手所抄付於故人趙德莊于建安度可成焉昔和靖嘗云某從伊川先生學易時伊川出易傳七十餘家和靖茫然不知所入伊川曰日觀一爻可也繼有所質問伊川色莊而氣嚴未嘗語也或曰未也姑求之已而意有所會伊川始忻然為之剖析諸傳而伸以已說蓋終身不忘也故其誨人亦欲如此此書所以簡嚴者歟某年某月穎川韓元吉記

韓無咎跋和靖先生孟子解

和靖先生疾革門人呂稽中王時敏問遺表先生曰焯受詔解孟子未上即遺表也有第三篇及其某章皆未備宜為我足之稽中等泣曰先生經解稽中輩安能足也朝廷幸來取但當以藁進爾先生顧而頷之明日遂歿元吉雖游先生之門其病也不及見而聞於時敏者如此然先生既沒是書藏于家訖不果上也近始傳而得之語言嚴密殆先生絕筆其所謂未備者亦可槩見矣而建安趙使君併與論語解刊於郡齋因書其後尚俾學者有攷云乾道壬辰七月



穎川韓元吉謹題

孫逢吉題和靖先生語錄後

大觀中和靖以布衣被言章家居杜門學行益高靖康初除元祐之禁大臣交章論薦始授處士紹興以來薦者益衆遂除經筵今以所付告詞薦章附錄于此在靖康時徽猷閣待制樞密都承旨折彥質薦其畧曰西都士人淵藪上下服其學行足以繼橫渠伊川之後邵澤攝宣撫使日又嘗薦以行義純固可為師表特以未見全篇及其他諸公薦他日尋訪當備錄云

和靖語錄凡數家初欲盡刻之武陵學宮而迫於終戍力未之能乃先刻馮氏錄而以臨川所刊先生墨迹與告詞墓誌附見於其後若祁氏呂氏錄則有待於後之君子淳熙戊戌三月辛丑郡文學掾廬陵孫逢吉謹書

晦庵跋和靖先生遺像及手書

河南尹君來自臨川出示其大父和靖先生遺像及手書歐陽文忠公所作三誌仰瞻不勝敬嘆既撫其像以藏于家尹君又俾記于誌文之後熹惟尹氏世德之盛既得歐陽公之文以發



揮之而和靖手書唯謹是亦足以傳世矣孤愚  
晚學何敢僭易輒贊一詞顧其請不已乃別書  
幅紙以附卷尾云紹熙壬子十月二十九日新  
安朱熹書

和靖尹先生附集卷之十終

和靖尹先生祠附錄

和靖尹先生祠堂記

夫誠乾道也進以健夫敬坤道也止以順敬其  
誠之階乎夫敬以直內藏諸義也義以方外行  
吾敬也敬其義之門乎是故心學之要端在乎  
是而明道伊川二先生之教所為喫緊者也  
和靖尹先生不及見明道而獲事伊川篤信終身  
若事明神焉夢寐炯炯若龍之養珠焉哀言損  
文若歸根之木焉蓋所以直諸其內者如此及  
跡其隱顯常變之際大義炳然殆庶幾孟子所



謂不能移不能淫不能屈焉者也先生嘗曰收  
斂心身便是主一又曰某平生亦得一箇魯力  
信乎魯故確確故恒斂故守守故得也昔者吾  
夫子不得中行而與之乃思狂狷先生其夫子  
之所思者歟抑明道有言既得後須放開又曰  
立於禮便須知有得力處成於樂便須知有無  
所用力處蓋無所用其力則敬忘矣敬忘則無  
不敬而所謂誠者斯其至矣然則學者究先生  
之蘊而默會明道之言其斯善學先生者哉先  
生洛人因其婿邢純而旅葬於越者四百年矣

太守莆田洪侯珠始作祠像仍其語而扁之曰  
習堂曰三畏齋曰六有而復翼之以二小學并  
刻其遺書曠典也淵目擊而有感焉於其請而  
起敬書之如此先生之墓久湮矣祠成而墓出  
先生之靈侯之精誠也偶然乎哉 嘉靖辛卯  
四月十五日 賜進士大中大夫四川布政使  
司左叅政後學臨海趙淵謹書

### 古小學學記

國制社必有學古小學遺法也有司槩為末務  
率曠而弗舉間舉焉句讀為業則亦猶夫故耳



屬者 明天子一新政令特申飭府州縣各立社學以端蒙養之教繼有 詔凡浮屠之居有設而濫者悉毀之歸于官惟有司之所處甚盛典也紹興郡守洪君珠得廢寺於城南因欲即其地以改建社學謀于貳守孔君廷訓通守洪君哲節推李君逢議以克合乃上白于大巡端君廷赦報曰可乃漸次繕理前作大門扁曰古小學本其初也內設祠宇肖和靖尹先生像示表勸也祠之左扁曰禮門右曰義路祠後為廳扁曰養正廣可容數百人左右為廊房各數十

楹以處俊秀之有業次者廳後為堂扁曰游藝琴瑟簡編具焉經始於往年十一月落成於是年之四月會稽尹王君文儒山陰丞應君佐既皆協力於下以訖此役復徵言為記予淮童蒙之學士君子最初用力之地譬之道路然引之而南則越引之而北則燕矣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示人以重如此故孟子命世大賢之資猶有待於三遷之教而後定矧世之後生小子乎昔三代盛時法制大備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擇民俊秀而肄習焉教之灑掃應對進退以嚴



其節教之禮樂教之射御書數以養其中和以正其容體而開發其聰明與凡事親從兄尊君敬上之義亦必時舉而反覆告詔之以沃其義理之良心其於蒙養甚至也及既長乃復進之大學擴其所未至增益其所不能使之日從事於道德馴習之以歲月之久而須其成以故教化洽而人材興焉少稱有造長曰有德家有完行國號多士而在位者皆羔羊之大夫其起而履天下之任者皆大聖大賢為純德君子本末該而終始具故其事業亦皆光明俊偉可以揭

宇宙而照映方來夫孰得而企焉後世此學不講士大夫無修身之素少而狂悖長方自悟長或未悛老始自艾回視故步有不勝愧慙者亦或樹立在天下文采表見於一時然考之家庭鄉鄰之間則尚多貶議如寇萊公力扶社稷功非不茂也而少年或病於失檢曾子固星斗文章其述作炳炳可誦顧質以行義則未能無歎焉者亦何以收圭璋之舉哉此君子養素之為貴而小學之教誠不得而缺也明矣紹興為古會稽郡以文獻甲東南登高科稱賢宰輔者相



望今昔近日童州之俊動以千計可謂盛矣然各教以塾師有司漠不之省也洪君甫下車即已留意於此慮其渙無統紀也擇人以總之慮其群為遊狎也取古小學之法立條格以示之又慮其狃於淺陋也朔望則會講五禮以聳環堵之觀時復臨蒞而誘獎之翼翼濟濟揖讓有容颯颯乎絃誦之聲其於文化也美矣至是復建此學以為統會之地則作之愈勤習之愈專郡子弟有不勃然興起者乎自此而益有修焉豈無三代之人材出於其間乎雖然蒙養固不

可無教然必捨其常立異論以惑童子其弊也將率而好恠此歐陽之有懼於石公操也其尚慎之哉洪君字玉方閩莆田人少有志操昔予督學南閩時得其文復察其人甚器之未幾果舉進士歷郎署為今官其為政公平廉潔介直不阿聲績可最列郡是役也舉官為費惟恐勞及於民是亦惠政之一端即此他可類推矣乃為記之 嘉靖九年歲次庚寅冬十月上澣之吉 賜進士出身資善大夫奉 勅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都察院左都御史太子少保前



兵部右侍郎 賜閒官東泉子姚鏌撰

和靖尹先生祠附錄

刻尹和靖文集後序

尹和靖集集先生遺文凡八卷總

若干言或曰以言語文字行世非

先生意也珠曰先生之道如青天

白日先生之言如震雷驚霆在時

雖片簡隻字人已不啻拱壁之藏



况後世乎惜其存者如岫嶁之碑  
岐陽之鼓矣夫道在天地間古今  
如一有而非無也實而非虛也至  
常而非恠至近而非高遠而難行  
也初何嘗有病人惟不反諸我之  
身而求諸人之言道斯病矣先生

學聖人之學者也嘗言聖人遺經  
雖以講解而傳亦以講解而陋又  
曰學貴於力行不貴空言故其用  
功汲汲焉以玩味涵養踐履為實  
地而持以主敬之一言卒能獨造  
明誠窮理至命篤實光輝久而益



密說者謂先生歷險難之極而不  
變處貴顯之驟而不動抱仁履義  
終其身而不悔其不然乎哉朱子  
曰尹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  
被他只就一箇敬字做工夫終做  
得成斯確論也先生沒去今四百

餘年罕有能傳其學者而麗辭詭  
行之徒方且樹竒命怪以立敵則  
先生之道荒矣珠故因先生祠成  
廼裒拾其文集梓之祠中庶幾登  
先生之堂者讀先生之文悟先生  
之道如親見先生焉其於越後學



未必無萬分中之一助云

嘉靖庚寅九月九日後學莆田西

宗洪珠書于越郡之清省堂





書